

千首禪詩品析 上卷

馮學成 著

明月藏鷲

南懷瑾題





大道透長安——禪宗燈錄詩偈

滿園春色關不住——禪師語錄詩偈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士大夫禪詩偈

歷盡劫波驚猶在——近現代禪詩偈

一花五葉春意濃——《人天眼目》詩偈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
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

[唐] 牛頭法融

ISBN 7-5411-1628-9



9 787541 116285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7-5411-1628-9/I ·

定價:39.00元(上下卷)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张子永 谢尧庆

封面设计:文绍安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 定价:39.00 元(上下卷)

作 者 冯学成 ISBN 7-5411-1628-9/I·1455

1996 年 10 月 第一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068mm 1/32 印数 1—10,000 套

印张 36 插页 4 字数 720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序

禅诗是么生，禅是么生，诗又是么生……对这样的疑问，如果参起公案来，要说个“子曰”，那真要叫人难得明白又难得糊涂了。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个千首禅诗品析选本，以其内涵的丰富和体例的新颖，以其笔触品析的细腻，畅晓地回答了这一难题。

编选者从以万数计的禅味诗中选择了历代比较典型的有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禅诗千首左右，加以品评分析，为探究和传承禅诗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从这些禅诗里，我们至少可以体味到：

禅诗是民族传统文化华苑珠林中包裹着美玉的一座璞矿，载雕载琢，必有珣璆之珍的存在。

禅诗是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蕴涵着明珠的一泓清泉，沙之汰之，必有辟寒之宝的待望。

选家选诗在于眼光。这个选本有下列突出的特点，表明选家思考的深沉：

一、禅是生活，生活离不开诗。诗是美学，美学离不开禅。禅宗创立伊始就离不开诗，它的第一桩公案，就是因六祖慧能与北宗神秀的诗偈所表达的法旨不同而引起的。从本性上说，禅是出世，诗是入世，二者原可分离。但从唐以来，二者却如怨偶情鸳，彼此交融，结下了不解之缘。至宋以后，二者更出现了不可分离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二者意境一致。禅主张“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佛不是神，不是仙，是么生？是一种觉悟，悟到的是心中的“自我”，以自性清净求人生烦恼的解脱和利乐有情的实现。然而这个“自我”也颇不易言说，勉强意会之，可以说它是一种境界——能够憧憬和待望的善和美的境界，它的极致就是涅槃。而诗主张缘情言志。言志看重的也是境界，最好是高尚空灵、清虚淡雅的境界。《红楼梦》里薛蟠吟：“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是顺口溜，无境界，不是诗。诗只有在具备禅境，可以用来体现“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神之于心，了然境象”那样一种空灵意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诗。以上说的是以禅证诗。而禅也需要以诗载道。逗机锋，看话头，固然可用“干屎橛”、“老臊胡”之类的白话，但究嫌它指东说西，让人难以明白。这最好就要借助于诗。“沧溟几度变桑田，唯有虚空独湛然。已到岸人休恋棹，未曾渡者要须船”，用

这样的诗偈开示众生，显然畅达得多。以上说的是借诗论禅。无论是以禅证诗也好，还是借诗论禅也好，二者在境界感化上是相互为用，难以分离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二者妙悟的契合。禅讲自性清静，即心是佛，但又要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解脱的办法就只有靠顿悟。诗则讲“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需要灵感的突发和共鸣。二者都需要悟性，在合适的妙机下，通过碰撞或互补，获得智慧的火花——般若波罗密。这就是妙悟的契合。

诗与禅因这两方面的原因而结成了不可分离的姻缘。唐宋以来的诗人往往出入于儒佛道之间，几乎没有不沾上一点禅味的。历代诗歌里，有禅境或受禅的浸染，带些禅味的，何啻漫无涯际，简直是浩如烟海。其中有禅院清虚而明月松涛显禅境的，有禅师参谒而业缘因果得禅悦的，有白云苍狗而人生契阔带禅味的，有红尘无着而非色非空具禅风的，……不一而足，细加分辨颇不容易，统统归入禅诗吧则又鱼龙混杂，嫌其漫衍。这无疑给编选者带来了困难。选珠择玉，何其难乎？说是全靠选家的眼光，应该不是过份。

为解决这一难题，本书确立了这样的选诗标准：诗中有禅髓心印，禅中有诗境性灵，或以禅语直接入诗，或从禅的意境变化而出，又始终围绕禅学参悟证道，圆觉融通这个中心。编选者在这里为禅诗所规范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是确立了欣赏禅诗的一种美学标准。这是本书的第

一个特点。

禅诗的分类，可以有多种方法。有从类型分的，如见道诗、开悟诗、辞世偈、警世偈，……直至禅悦味的艳诗，等等。有从艺术境界分的，如顿悟诗、闲适诗、旷达诗、沉郁诗、佛性诗、众生平等境界诗、自由境界诗，等等。编选者未采用这些分类办法，而是以“悟”为中心，安排了一个能完整体现禅意的体例。所谓“悟”，在出世者叫做“参悟大道”，在入世者则叫做“体味性灵”。它大体包括禅道、禅悦、禅法、禅警和禅颂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讲禅道的，包括传法嗣宗的禅宗灯录诗和明心见性的禅师语录诗。其中有禅师高僧的传法偈、示众偈、上堂偈、自述偈、见性偈、辞世偈等等各种偈语，也有禅师个人在各种境遇下的悟道诗。这些诗里，有的强调禅宗传承的法传和佛性的不同渊源，如《七佛偈》。有的强调在某种境况里对道的所悟或对色相空无的理解。如香严智闲禅师的《击竹偈》，写击竹闻声而开悟；灵云志勤禅师的《见桃花》，因桃见色而变知见，均是禅诗中的名篇，可以领悟诗中某种性灵。有些禅诗以明心见性相标榜，实际上可看作是自述心志的高洁和情怀的清雅。如赵州和尚的《莲花颂》云：“淤泥深情人不识，出水方知是白莲”。又如五台智通的“举手攀南斗。回首倚北辰。出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虽然其禅髓是主张宇宙即吾心的唯心精神，但确也表现了诗人昂首天外，探索奥秘，舍我其谁的

英雄气概和浪漫主义情怀。本书编选者还对部份禅师的艳诗，从禅意角度作了新的阐释，让人联想起屈原一类忠臣以香草美人自况和高僧大德以明艳沉吟而出入空慧自度，二者原本相通，给人以启迪。

次列讲禅悦的，主要从历代学士文人和近现代居士诗中选出。唐宋以来，诗人与禅师、士大夫与高僧大德因交谊往还而更唱迭和、互相影响的，因禅院氛围和禅境氤氲而生禅悦性情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著者，如学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苏轼，多以禅入诗。禅僧王梵志、寒山、拾得、贯休、齐己、可止多引诗入禅。象“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样的诗句，连不懂禅的人也可生出“主空心，除慧心”的禅悦来。至于宋人杨亿“西昆体”更是因同宋初九僧剑南希昼、青城惟凤和峨嵋怀左等人直相唱和而形成西昆诗风，可以说，凡诗人就无一不沾上点禅味，这句话不能算是夸张。

再次列讲禅法的，以五宗宣讲宗纲法旨的诗偈为主，可以看出禅宗一花开五叶，虽宗纲纷呈而终万虑归一的来龙去脉。“宗派”一词源于佛教，宗派林立，教理律戒向来分歧很大。这是佛教的特点。就是禅宗内部也有南北禅的争斗。也有五宗七派的论争，但宗争派鸣的结果促进了学术争鸣和艺术的繁荣，各宗归禅的结果导致禅净一致（禅宗与净土宗融汇），这也是禅法证道上不争的事实。在这一争鸣过程中，禅法的理念、逻辑和意境因之而对诗

歌理论有深深的影响。从唐人王昌龄、司空图的意境说到宋人严沧浪的妙悟说，再到清人袁枚的性灵说，无一不取资于禅法，甚至于禅的语言、词汇以及思维方式。本书对五宗宣讲宗纲的诗直用禅法加以阐释，能让人对诗法的本源有直觉的领悟，有助于对诗学的探讨和研究。

第四列讲禅警的，多是禅师们以禅语警策为诗。这是多种诗体中人们注意甚少的一个门类。编选者重视《颂古联珠》这一禅学百科诗汇，从中精选公案禅警诗偈与诗作，确是别具匠心。其中，野狐禅、三师玩月、百丈卷席、呵佛骂祖、古涧寒潭、云在青天水在瓶等禅警，不乏名句。最后列讲禅颂的，虽然颂的是佛、菩萨和禅师大德们，但表现了至道无难，乘有小大，唯正法眼为尚的诗禅精神，值得研习传统诗学者重视。

总起来看，本书体例安排别有一番工夫，具有禅诗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性。这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马克思说过：“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自然科学主要以人的肉体生活为对象；学术和艺术主要以人的精神生活为对象，通过思维和想象赋予自然以文化意义，并依赖文化阐释与自然界相联系。禅学是研究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对自然的文化阐释的一种学问。它探讨人的思维、理性、智慧、静虑、心理诸方面的本性、活动方式以及发展途径。尤其致力于超

常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和生命现象的探讨，研究宇宙、人生、生死等类的来与去的大问题，实质是追求对自然的文化阐释的解答方式。例如“非相非非相，无明无无明”，实际是对自然界诸法事理及其实相的一种文化阐释。“慧心近空心，非关髑髅孔。对面说不识，饶你母姓董”，王梵志这首诗表达慧心与空心的辩证关系，正觉圆融，用意深沉，正是截取精神生活的断面而对取实自然所作的一种文化阐释。本书编选者对于诗的评析，立足于精神对于自然的文化意义，于禅宗融合法相，综覆名实，兼采儒道，皈依于唯识，对人的意识活动，作为艺术对象加以探讨和评析，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也可说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尽管这种评析较多地采用了佛家禅宗的教义术语，但仍可看出编选者依违于辩证法，圆融人生，通达心物，企图认识人的精神生活的本质的若心孤诣。马克思说：“从理论方面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或者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或者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实际上，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禅宗和禅学正具有这样的特性。禅学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当禅宗说“物我如一，天人合一”的时候，正是把自然界作为纯主观艺术美的意识体验的对象。对于自然对象，禅学不是看它的客观实在，而是看它

的清华、冲淡、疏野、澄明、无所住的美。对于人，禅学不是看出它有机的身体，而是看出它不作雕饰的无机体——“不涂红粉自风流”的美。这时，自然界不再是意识的客观对象，而是意识的艺术对象，是意识的一部分，是精神生活的内容。换句话说，也就是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实践的精神占有的创造性活动。这种精神占有活动是创造性的，有它的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有思维潜能自身发展的路径，有思维活动超常规的质变和量变跳跃的方式，很值得探究。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种精神占有的创造性活动，研究甚为薄弱。对这种精神占有活动，剔除其宗教外壳，探讨其合理内核和规律，用力甚少。从一定意义上说，禅学也就是探讨人的精神占有的创造性活动的性质、形式和规律之学。这是传统文化中一笔宝贵的思维遗产，我们还远远发掘得不够。本书虽然只是一个禅诗赏析的选本，但它也为读者初步提供了一些可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探讨人的精神活动内部隐秘的思想资料，这无疑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

至于以平常人的眼光去欣赏禅诗禅语，从中获得人生之道的有积极意义的启示，于道德、伦理、价值观有所裨益，于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助益，则本书已作了许多通俗化的评析，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当然，禅宗毕竟是一种宗教。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禅诗，主要是禅

诗中的某些偈语，作为宗教意识的一部分，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对于禅诗所表现出的“众生头兀兀，常住无明窟”，“昏昏消好日，顽皮不转动”的消极遁世的倾向，仍然需要我们在探究其合理性的时候，对其糟粕加以鉴别。

冯君学成与余相识十余年。学成君精敏好学，禅有根抵，参学于蜀中禅学大师海灯、本光、和离欲法师，又请益于贾老题韬居士、更于蜀中名宿袁翁焕仙老人门下李绪恢、杨光岱诸先生处多获颐养，近又亲近于遍能大和尚。修持禅学，有修有证，妙机妙悟，精进于佛法禅定领域的探索，殚精竭思，勤于著述。于禅史方面，有《巴蜀禅灯录》、《四川佛教志》。于禅理方面，有《心灵锁钥》和《棒喝截流》。于禅修方面，有《四季禅》、《生活中的大圆满法》，均广受读者欢迎，有的尚传槩于海外。今又以《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新作见示，嘱序于余。余昔因俗冗，曾多负学成君大作累请作序的待望。今拜读新作一过，欣而蔚然。谊之所存，如云沛雨，故不揣余悟性之执陋，乃勉贡芜辞，是为序。能否达诂，且看水清藏月，明月藏鹭，各人有各人的悟境了。

谭 继 和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五日

引言

前人有云：“禅对诗的渗透，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另一方面是以禅喻诗。”“细分起来，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见袁行霈先生《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诗与禅》）。这是传统士大夫们对禅与诗关系的认识，如宋代韩驹在“赠赵伯鱼”的诗中说：

学诗当初如学禅，
未悟且遍参诸方。
一朝悟罢正法眼，
信手拈来皆成章。

再如宋代吴可，在其“学诗”中写道：

学诗浑如学参禅，
竹榻蒲团不计年。
直待自家都了得，

等闲拈出便超然。

士大夫们学禅，往往是为了写诗，特别是为了写好诗，以期在文坛的竞争中跻身上流。当然，也有不少投身佛门的士大夫中的居士，他们学佛参禅，目的并不是为了写诗这一小技，而是为了参悟大道，以期在苦闷艰险的红尘中得到解脱、或获得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超人的智慧，使自己在红尘中超然自在。

在中国浩若烟海的诗作中，最令人钟爱的往往是隐士诗、田园诗、山水诗、游仙诗、哲理诗这样几类，并传统地把其归入禅诗的范畴。虽不无道理，其中许多诗作的确也禅意盎然，但这毕竟只是士大夫们对禅的仰慕和追求，还谈不上就是禅的本身。

对出家修行的高僧而言，特别是那些见道的禅师们，则完全不同于士大夫。禅师们与士大夫们的根本差别在于，禅师们是处于禅内，他们本身就体现着禅；而士大夫们是大多处于禅外，所表现的往往是对禅的仰慕和追求。

古人云：文以载道。禅师们则是“诗以载道”，或“诗以说禅”。在禅宗的灯录和众多禅师的语录中，那些诗偈不是为诗而写作，更不是为了以诗扬名而写作，而是作为传道的需要，作为说法的一种文章体裁而加以运用。如上所述，许多士大夫参禅的目的是为了诗，而禅师们最初参禅的目的是为了道，仅就目的而言，就天地悬殊，无法类比了。

所以，在禅师们的诗中，也有隐居诗、田园诗、山林诗、哲理诗这一类的诗，但对禅师们而言，这不过是其佛性禅心“随缘而起”的，谈不上什么。禅宗内注重的，往往是一些见道诗、

开悟诗，还有一些颇为奇特的临终嘱法诗偈。当然，唐五代以来，禅从神圣的殿堂走下来，“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禅也因此面向生活，走向生活。所以，在禅生活中，在那无处不显示着禅的光辉的日常生活中，禅诗的题材就更为广泛了。

以见道诗，开悟诗而言，有一个从说理性到“直显心性”乃至“触事而明”的过程。如六祖大师的那首著名的见道偈，就是说理性的：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如天台国韶禅师的见道偈，可以说是直显真性的：

通玄峰顶，
不是人间。
心外无法，
满目青山。

触事而明的则更多了，如灵云志勤禅师的：

三十年来寻剑客，

几回落叶又抽枝。
自从一见桃花后，
直至如今更不疑。

再如五代雪峰义存弟子越山师黼，因赴斋“久坐举目，忽见日光”豁然大悟的：

清风楼上赴官斋，
此日平生眼豁开。
方信普通年间事，
不从葱岭带得来。

触事而明的见道诗极多，不须一一列举。还有曲折而明的，如五祖法演那首著名的诗：

山前一片闲田地，
叉手叮咛问祖翁。
几番卖来还自买，
为怜松竹引清风。

还有借艳诗来表达自己的悟境的，如圆悟克勤那首著名的见道诗。他是因见雄鸡上树高唱而触发，而写出来的却是香艳醉人之作：

金鸭香销锦绣围，
笙歌丛里醉扶归。
少年一段风流事，
只许佳人独自知。

有的见道诗，还与其宗风有关，如南宋曹洞中吉祥元实禅师的：

一位才彰五位分。
君臣叶处紫云屯。
夜明帘捲无私照，
金殿重重锁至尊。

禅师们的临终偈也是多样的，有的是在临终辞世前，郑重对弟子们交代禅法；有的则是表明自己对生死的自在和无碍。前者如临济义玄禅师的：

沿流不止问如何？
真照无边说似他。
离名离相人不禀，
吹毛用了急须磨。

再如洞山良价禅师的：